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財政會議(實)

英國對華的頑固政策(仲)

美國的總統選舉運動(雲)

糧食問題

目的與方法

「拿破崙將軍」

舊夢(十七)

荷花池頭(二)

夏夜

征蓬 孟和 范樹 懋琳 劉開渠 王佐才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187, July 7, 1928.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八卷第一八七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帖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美歐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端節過了 諸君注意

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現在時交仲夏。不要說春天過了。即吾們舊腦筋中所常常存着的一年三節的第一個端節。也已經過了。請同諸君這一年之計。究竟已計畫到如何地步哩。韶光荏苒。轉瞬中秋節屆。年關又到眼前。則應付年關之計畫。自宜從早決定。所謂應付年關之唯一方法。自惟有將日常用費節省起來。儲蓄於最穩妥最可靠之銀行。則可以擔保諸君到了年底如有需款。決不致於臨渴掘井。四處張羅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有儲蓄章程。函索即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上海寧波路九號電話中央八〇五〇

提倡國貨論

震異 著 全一册 定價三角

經濟絕交，是打破帝國主義侵略的陣營的唯一妙法；但是所用的方法一不澈底，如甲國欺陵我則排甲貨，乙國侵害我則排乙貨的輾轉輪迴，那我們終究是徘徊於失敗的路上。本書除將國產品物詳細列外，更將提倡國貨的方略，具體的計畫出來。凡我愛國士女，都當手此一編。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出版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物

文學批評

文學 近世文學批評

傅東華譯 一元四角

中國文學辨正

胡懷琛著 三角

文學 易卜生研究

劉大杰著 七角

文學 唐代的戰爭文學

胡雲翼著 二角

文學 文藝批評淺說

周全平著 一角

文學 文學概說

鄭澹夫著 一角



白金龍

美女目中之名烟

人人愛吸
蒙蒙風行
烟中領袖
國偵明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時事短評

財政會議

經濟會議趕快的在上海閉會了，財政會議又趕快的在南京開會了。有許多在兩會議都有分的會員自然不免有走馬看燈的感想，然而經濟會議終歸閉會了，財政會議終歸開會了。在現下各人多忙的時候，居然一聲喊就召集了一百多人在財政部大禮堂開了全國財政會議，總算是難得的機會。誰也知道，國民政府統一了中國以後，第一着是裁兵，第二着就是整理財政，如果一定要等到軍事問題有一個解決以後，纔談財政的整理，似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所以在裁兵會議以前，開一個財政會議，本無不可。我們希望到會諸君——尤其是財政當局——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不管軍事問題能否得到一個根本的解決，竭力設法，把無關乎軍事的財政整理案多提幾個出來，並且竭力設法，把這種案件從速施行，也不至辜負這次召集會議的苦心。不過據我們的經驗，一切人多口雜的大會，每每議論多而成功少，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不獨議決以後的案件不易見諸實行，就是有條理有主張的議案也不見得很多。大凡短期間——據說此次會議只有十天——的大會，差不多總是形式的，有提案的人先把案件弄得很簡單，

很中肯，很動聽，一提就可以通過，一通過就可以有實行的希望，那是最好不過的。還有二點，就是題目不要太大，太大就不免涉於空虛，提案不必太多，太多就不免無所適從。當人數衆多的會議，此兩點都是不能免的。

我們在此說了許多空話，也應該回轉頭來，看看會議的提案到底怎樣。財政部感覺全國財政不統一的困難，於是有四項統一案的提出，（一）規章，（二）行政，（三）用人，（四）收支，都是目下切要的事情，但是我們要問，誰來阻礙這四項的統一呢？是不是握有實權的軍人？軍人以外，還有甚麼人握有此種權力？據我們所知道的，各機關——不僅軍人——都在那裏設法圖謀格外的收入；他們恐怕財政部知道他們有格外收入，就不發部款，所以始終不願公開。這種現象要用如何的方法纔能夠打破呢？裁釐加稅問題之所以不易解決，也就是和此相同。這些複雜情形，決非大會中一個堂皇的提案就可以希望解決的，必得財政當局絞破腦筋想出一個方法，並且拼去幾個人的性命，纔可以見諸實行。我們不是潑冷水，我們知道中國的事情不是可以說空語幹得成的。結局，最緊要的事，還是在乎軍人們的覺悟，我讀蔣總司令的代表劉紀文氏的三個提案，（一）確立預算制度，（二）統一征收機關，（三）施行所得稅，不禁替財政部道賀。同時知道第一集團軍有切實裁兵的計畫，尤其可喜。此次財政會議有河

南山西湖北的代表，將來總可希望把決議案切實的施行起來，不就是中華民國的一線生機嗎？（實）

英國對華的 頑固政策

國民革命軍打下北京，在我們看起來，不過北伐成功的一段落。但是向來抓住北京政府做交涉的對手方的列強，對於中國國民革命這一段的成功，去特別的重視。從他們的立脚地看起來，自然也有他們相當的理由。因此據近來海外通信社傳來的息，田中曾經大放厥辭；張伯倫，金文泰之流，也各發議論。其他各強國的政治上人物，或政黨的機關報，關於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和他們對華的政見，都有意味不同的觀察和主張。我們不能備論。因為地理和歷史上的關係，英日兩方面責任人物的言論，我們覺得有特別注意的價值。田中的對華極積政策，已經在那裏拼命的實行就不必說了；現在單說不列顛帝國政府對華外交中心人物的言論。

不列顛帝國目前最大的敵人就是蘇俄，是誰也知道的。蘇俄國際政策的進點，在打破不列顛帝國政治系統，也是再明白沒有事實。當國民黨容共的時期，不列顛用全力來壓迫我們，我們儘管反抗他，然而同時不能不承認他有他的理由。可是國民黨經過了無量的痛苦逐共以後，中國國民革命的目標，已經清清楚楚，揭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誰也不能說其中有第三國際的陰謀。

如果不列顛帝國還有眼光遠大的政治家在那裏負起國際政治的重任，我們從世界的和平着眼，否，爲不列顛自身的利益着眼，預料他們對華的政策，應有一番澈底的改革。然而最近張伯倫氏在議會的宣言，一面仍是壓迫，一面又加以冷嘲。香港總督金氏的言論，更令我們惋惜。

金氏用批評的態度，談中國的情形，我們并不反對。可是他說中國的統一「夢」與「歐羅巴合衆國」一樣的不可捉摸。這就簡簡單單的證明金氏并不曾讀過中國的歷史，不曾知道什麼叫做中國人。他又把過渡中的地方政治單位，當做國民政府底下政治系統的基础部分，把政治分會主席，當做巡撫總督，那不獨大錯特錯，并且無形中已露出一種國際陰謀的痕迹。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無絲毫的同情，更不必說了。

我們老實告訴大不列顛的現代主政者，你們對於中國國民革命不表同情，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們用不着過問；你們妄造謠言，侮蔑國民革命，我們却不能緘默。你們要知道國民黨，不顧極重大的犧牲，竟把共產黨趕到遠東的政治舞台以外，這不但是爲了自己的主義，亦且是爲了世界的和平，大家的好處。直到國民革命的成功告一段落的今日，你們仍是死守着不合時勢的舊政策，壓迫如故，冷嘲如故，乃至勾心鬥角的陰謀如故，給第三者以絕好運動的機會。萬一將來局面破裂，中國反正是糟糕，你們

又豈能隔岸觀火嗎？（仲）

美國的總統選舉運動

一百五十年來，以兩黨治國的亞美利加聯邦，現在又到四年一次的總統運動了。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已於上月各自地由他們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共和黨大會選出的，是現任商部總長胡佛（Herbert Hoover）民主黨大會選出的，是現任紐約省長的斯密士（A. J. S. Smith）於是這幾天來，兩黨幹部就開始大規模的選舉運動了。

將來胡斯二人究竟誰最有希望，一般推測的人們，似乎還沒有十分把握。照這回兩黨的全國大會的投票看起來，胡氏經過一次投票就當選，斯氏也只經過第二次投票就當選，好像兩人都享受全黨一致的擁戴。講到兩人在國裏的名望，一個是由工程師一躍而爲國務員，一個是貨車夫之子，由一最低級的事務員逐漸升至一省最高的行政長官，都享受一般人的羨慕和讚賞，似乎沒有多大區別。但據熟悉政情的美國人說，結局恐怕還是胡佛得到勝利。他們所持的理由，大致如左：

一、現在兩黨政綱的分野，還不出下列三點：第一就是外交政策，共和黨年來對於中美南美諸國的干涉政策，民主黨認爲已超過保護邦人利益必要處置的程度；結果往往招惹中南美各國的反感，失掉們羅主義精神和威信。但是民主黨的比較的消極政

策，也難得多數之同情。第二是禁酒問題。共和黨主張嚴厲執行禁酒法。民主黨於正式宣佈的政綱裏頭，雖無異議，然斯氏則以爲現在的禁酒法，只能使人民犯罪和官吏腐敗。故將來應否繼續禁酒，當由各邦自由決定，不必全國一致。但照目前情形觀之，美國的禁酒法，是一個失敗，固爲公開之祕密，然說一時可以廢止，似乎過早。第三是農業救濟問題。民主黨的選舉區，歷來是在農業中心的南部和西部各省。故民主黨努力於這個問題之解決，已不止一次，卒被共和黨之反對，不能進行。這回不能再蹈從前的覆轍嗎？

二、以上所說，是兩黨的政綱問題。候補人是不過黨的機械，當然無任意改變之餘地。惟選舉的勝負，不專在政綱好壞的問題，候補人的人格和特性，也有重大的影響。據報紙所傳，胡氏是一個嚴肅冷靜使人畏敬的行政家，而斯氏則一個和藹可親富於熱烈同情的政客。但斯氏爲天主教徒，而美國大多數人民，仍奉基督教。選舉時會不會有宗教成見存乎其間，是一問題。照過去的歷史看起來，截至現在爲止，美國尚無信天主教的總統。則斯氏能否做第一任的天主教總統，也不無疑問。此外斯氏的一般政治上的見識，是主張增加各省的權，而胡氏則主張擴大聯邦的權。照過去的事實觀之，自南北戰爭以後，聯邦權力，已日趨於集權制，而民主黨的分權說，恐難得多數之同情罷。

四

由吾國目前之立足點看起來，究以何人當選爲比較有利？普通論者，以爲胡氏少年時曾在中國，辦過礦業，和吾國人士，頗有因緣，且胡氏曾在西伯利亞澳洲英國等地方辦過事。大戰後在歐洲辦救濟事業，頗著成績。他的國際經驗，使他有比較遠大的國際眼光；故如果能設出任大政，他對於吾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要求，比較富有更大的同情和援助。然美國的外交當局，是兩頭制，其上議院的外交委員會，是有很大的權力。故多少帶有永續性。況美國對於遠東問題，自國務卿海氏以來，似已成一種國是，無論何人做總統，都不能隨便變更。故將來美國的總統是誰，於吾國的外交，似無多大的關係。（雲）

糧食問題

前鋒

不管你說什麼奧妙的人生哲學，什麼政治原理，說到臨了，你總騙不過那餓了要吃的肚皮。一個人的肚皮，你硬要他餓，他也許沒有辦法，祇好坐以待斃。可是多數人的肚皮，要是同時不能得一個相當的飽，社會上就會出毛病的；進一步，要是任他們硬餓下去，那個社會，就會糟糕了。不要笑『必要時不認識法律』一句話；多少人類社會的現象，却做了他事實上的證據了。一部廿四史告訴我們說：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上照例的花樣。從前的歷史家告訴了我們治亂循環的事實；然而他們不會想

一想治亂循環的原因。在科學的歷史家還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實的
答案以前，任我們用常識來猜一猜，究竟那個重要的原因在那
裏？

馬耳沙斯的人口論雖然不可靠，然而在一塊天下太平的地方
，除了用人工節制生育或疾病流行以外，人口恐怕免不了逐年增
加。如果那一班增加不已的人們所占的地面有限，地面所出的糧
食又有一定的限制，那末，不是大家餓肚皮，就是一部分人餓死
。慘酷的自然，於是製出妙想天開的方法，教他們一陣的廝殺。
這叫做亂。到剩餘的人口殺完了以後，聖明天子纔出現了。於是
大家又來安安逸逸的生兒育女。這個時代叫做治。

這不過是片面的揣想，假定的說明。然而這個假定，我們既
然在理論上沒有法子否認其成立，那就等於承認人口問題，再簡
單一點說，糧食問題，對於社會的治安，有重大的關係。中國歷
史上的治亂謎，也許問題複雜，人們不願過問。可是與我們日常
生活有關係的糧食問題，你就是想不過問，事實也不容許你。在
工業發達，交通便利的國家，萬一遇着荒年，還可以靠國外糧食
輸入的調濟，渡過一時的恐慌。然而我們中國現在的情形怎樣？
祇要睜開眼睛一看，就不用說了。如此，我們就得承認糧食問題
，在今日的中國，比在其他經濟發達的國家更加重要。問題既然
重要，我們就得從實際找出解決的方法。

從根本上說：所謂糧食問題者，包含人口和可耕的土地兩個
問題。一塊地方的人口，可以任意變更；一個民族所占據的土地
，也可以任意增減。一口人，一年平均所要的糧食，有一定的最
低的數量。一塊地方，一年平均所出的糧食，在一定的耕作效率
底下，有一個最高的數額——如果用這一個最高的數額還不能供應
那一塊地方全體人口最低的要求，又如果沒有人為的方法調濟，
那末，大家就得挨餓，或者一部分人餓死。同時當然免不了種種
形式的攘奪現象。這樣一來，社會亂了。所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
糧食問題，先得解決人口和可耕的土地問題。

現在我們說到實際。中國現在究竟有多少人口？閻羅王也不
知道。究竟有多少面積的可耕地？誰也不會調查。過去乃至現
在的政府，祇知道田賦，却不問可賦的田，在全國土地中究竟占
多少成分，成如何的情形。否！連全國的面積，并不曾測過的。
所以在今日的中國，要想根本上解決糧食的問題，頭一步，就非
對於全國各地人口的分配，和各地可耕的土地，加以詳細的調查
。孫先生對於這些問題，再三叮嚀的討論，我們現在澈底的想一
想，纔明白先生用意所在。

普通講到人口的調查，看人們總聯想到警察的組織等之事項。
然而要待到全國的人口登記辦到十分有效的時候，我們纔動手解
決糧食問題，已經是緩不濟急了。實際上說：祇要國民政府的當

局，能確遵中山先生的遺教，去調查全國的人口，除了警察登記外，並不是沒有方法。例如學者們所說的標式調查法（Sampling Method）未始不可應用。得出來的結果，未始不能應現在的急需。至於土地的測量，也有許多的簡便方法，祇要有人認真的主持，有人去實地幹事，總可以在比較的短時期中，得相當的結果。不過我們要牢牢的記着，單是開幾次委員會，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依據確實調查的結果，我們如果發見人口過剩的現象，那就非趕早實行移民不可。可憐我們這幾百兆倒楣的中國人，連自己家裏的土地都保守不住，向國外的大規模移民，至少在現今情形之下可以說是絕對的不可能。我們現在能辦到的移民，就是在中華民國領土以內，按着土地生產率的比例調製各處人口的密度罷了。現在東三省，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各地並不是沒有發展的餘地；祇要我們切實用一番調查研究的工夫，政府確立移民的辦法，內地各處剩餘的人口，不久自然會移到那些地域去的。就是內地各處，因為受了交通困難的限制，人口的密度，現在恐怕未必達到理想的分配。結果是甲地有田無人耕，乙地是有人無田耕。如若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連這種初步的調度，也不能辦到，我們還配說尊重中山先生遺教，進一步實行耕者有其田的主義嗎？

然而國內的土地有限。這種辦法，在目前固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効的方法，可是中國的人口如若永遠增加下去，總有一天，要到人滿為患。我們既不願步帝國主義者的後程，堅甲利兵，去侵略人家的土地，我們的子孫當然不能跑到國外去另開殖民地。那時候豈不是死路一條嗎？或者到我們幾百兆民衆的實力充足的時候，任憑天然壓力的衝動，一個不對，竟壓倒現在壓迫我們的那一羣強暴者。那時候，我們不知不覺的也來做一做主人翁，壓迫弱者，那豈不是更糟糕了嗎？想來想去，覺得祇有一個根本的辦法：就是打破向來『無後為大』的觀念，實行生育的節制。祇要民衆教育普及，未婚者晚婚；已婚者澈底了解父母對於子女教養的重大責任；就是不該 *My 10 Stop* 的大作，大家也不會和豬豕一班的生產出來。這件教育節制問題，自然不是我們中國單獨的問題，抑是且世界永久和平（如果有那一回事）上最重要的問題。國際聯盟講什麼國際的裁兵，我們到覺得應該講國際生育的節制。

國內的土地固然有限，然而已有的土地應該充分的利用。說到糧食的供給，我們尤其覺得中國的農業還很有可以改善的餘地。開荒固不必說，其他關於水，旱，蟲耗選種，肥料等等問題，都應該從速的處理。農民的智識有限，力量有限，而且性質多於保守的。非政府負責任的機關認真的辦理，我們敢斷言永久不會

進步。如若政府的機關，單是任命官吏，任命委員，對於這一類問題，不能切實的做工夫，不能做出相當的結果，老實說：那種機關，就不配存在於國民政府之下。

以上所說的是一般的話。現在還有一個特殊緊急的問題：這就是今年這一個荒年。通中國全國，今年幾乎無處不是鬧旱。社會的狀況，值此改革之餘，已經是極端的紊亂，再加上這一場大旱，如何得了。黨國的當局，如果不即早準備救濟，到動亂開始的日子，長江大河，誰能挽救？什麼共產黨，反動派，土豪，劣紳，……等等都不過是湊湊熱鬧，至多也不過是趁火打劫，祇有這肚皮裏餓到咕咕響的一般民衆，到是真可怕呢。

目的與方法

孟和

無論在那裏，有兩類人常是相衝突的。這兩類人我們可以拿青年與老年作代表。一方面，青年常容易受外界的印象，採納嶄新的主義。他方面，老年常懷着保守的心理，拒絕新奇的觀念與行爲。兩類人無論在心理上或行爲上，總不能立在一個水平線上的。我們借用哲學名詞來說，少年常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而老年常是一個唯實主義者。理想與事實的不能相容是稍有人生經驗所能感到的，那末，理想主義者與事實主義者間的不易調和，正是當然的現象了。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七期

我們要想明白爲什麼理想與事實，常相背馳，爲什麼懷抱理想的人與偏重事實的人，常不能立在同一的戰線上，同心協力的去做一件事，最好要分析作事的性質。（我這裏所討論的理想主義者與事實主義者，不待言，都是指那些單純性質的，就是真正相信理想的與真正的注重事實的人們，沒有什麼私見，私利，或其他要素支配他們的行爲的。）

凡是做一件事，都是爲達到一種目的。凡是爲達到一種目的，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實行那達到目的的方法。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當做一件事的時候，我們可以分析出三個原素，一個是做事的主人，一個是被做的人或物，還有就是做事的所用的材料。譬如我現在要寫一篇文章，「我」就是寫這篇文章的主人，「文章」就是被我所做的一件物品，而文字與思想就是我寫文章時所用的材料。假使說寫文章是我現在的目的，那末，要達到這個目的便須知道如何運用，並且能夠運用文學與思想，就是寫文章的材料。

我們一天裏所做的事，不可勝數。換言之，我們一天裏，所要達到的目的，大的，小的，高尚的，平凡的，乃至卑污的，我們不能採用像理學家所提倡的自省的方法，每日做出一個統計。在這些目的之中，有些很容易的，毫不費力的達到。譬如吃飯，或走路，我們便可以毫不加思索的，拿起筷子來吃，或邁開大步

來走。拿筷子走路都是我們從幼小的時候，練習會了的技能。等到現在成了習慣，便可以無意識的運用他。因此有許多的事，假使我們從年輕的時候學習會了，那目的與方法便好像是連在一氣；我們想到一個目的，便可以靠着習慣的勢力，不用特別的努力，就可以去滿足他。我們這樣的靠着習慣滿足目的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從一方面看來，這是一種精力的經濟，是人生的一種幸福。因為假使一個人每天所做的事一件一件的都須用全副精神來對付，要想如何達到目的，如何實現進行的方法，他一定要會累死的。人的利用習慣，實在是精力經濟，時間經濟的一種好方法。

可是人每天所做的事，不都是可以依賴習慣的。人是一個有理智，有欲望的動物，不斷的有新的目的發現。人有了新的目的，便有時不得不於固有的習慣以外，另行尋覓可以滿足那個目的的方法。而人所處的環境，無論從物質方面或是從社會方面看來，又是時時刻刻的變化不息，影響我們的生命的。每起一種新的情況，處在那個情況中的人們便須設法按着新發現的情形，改變他們的行爲。這個時候，老的習慣也就常失去了他的功用；而人們不得不另選擇並實行適應新環境的方法。

在這樣情形之下——要達到一種新的目的或要適應一種新的情況——目的與方法的性質便很明晰的顯露出來了。譬如我每天

都是步行到學校的，而今天因為河水汎濫，全城都是水深沒膝，那末，我今天要到學校，就不得再倚賴我所固有的步行的習慣，而必須另尋方法了。又譬如我每天都是到學校去的，今天要到蘇州去寫生，那末，我的目的改變，我就不得不另想出並且實行那達到新目的的程序。

以上所答的例，不過是極簡單的，極淺顯的。人事複雜萬端，常引起複雜的，新穎的情況，強迫人們的對付與解決。而人類思想進化，常造出玄高的，繁雜的理想，企圖他的實現。於是這兩種的要求便引起開章所說的理想主義者與唯實主義者的衝突了。一類的人學到了一種理想，便為那個理想所麻醉，謳歌它，提倡它，鼓吹它，但是對於它的如何實現，如何一步一步的促進它的實現，却不甚注意，或注意而沒有充分的看重它。另一類的人或者完全學不到新的理想，或者雖然可以了解新的理想，可是他却專注意在實現的困難；他看出現在情況的難以變更，他看出現況束縛我們的行動，事實壓迫我們的動轉，可是他看不出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改變現狀，以期理想的實現。

詳細分析起來，凡是做一件事，或是要達到一個目的，必須經過一大串的行爲而每個行爲又都構成爲次的目的。我們試擬一個極簡單的例。假使我現在要開一個圖書公司。這不過是一個單純的目的，而要想這目的實現，必須一步一步的推進無數的動

作。在這些動作之中，開公司可以說是最終極的目的，而在達到這個目的以前的每個動作，都可以構成一種目的，爲我們開公司的過程中必不可少行的行爲。譬如開公司，必須有適當的房屋，那末尋房屋就變成我們退一步的目的，而如何可以尋到房屋，乃至如何定妥房屋，便是我們急待解決的問題。又爲開公司必須有資本，那末，募集資本便成了更切近的一個目的，而如何募集資本的方法便急待研究與實行。從此推下去，每個目的的先一步都構成一個更近的目的。亦可以說，每個目的裏包括着一串目的，一

至到我們現在就要進行的一步爲止。我們仍用開公司的例子來說，募集資本的退一步便是登廣告；登廣告的退一步，便是選擇報館，撰擬廣告，以及如何到各報館，商量登載諸手續。最末便是如何叫車子到報館了。

我們這裏的推論完全是簡單化的。實際上每一件事都包含着經緯萬端，決沒有如我們所擬的單簡的。而另一方面，每當推進一步目的的時候，或每在實行一種行爲的時候，短不了要經過波折，遇着阻礙，要另尋新的方法，採用新的手段，謀目的的實現。有時，還須經過三番五次的試驗與失敗，然後才遇着可靠的方法，達到所期望的最終的目的。而目的的終於目的，永遠成爲不兌現的空想的，也不知凡幾了。

一個簡單的目的，都這樣的不易實現。那末，改造社會，改

造國家，改變一個民族幾千年傳統的習慣與思想，當然更是多少倍的困難了。關於這些改造事業的計畫是比較的容易定的。書本上有的的是這個政策，和那個政策，有的是高尚的和純潔的理想，供我們的採擇。並且其他民族的歷史，也還教給我們不少的推行政策的方法。可是我們現在要真想實行一種政策，這些過去的經驗只有供參攷的價值，而不能對於我們的實行與以充分的援助。因爲，一層，我們做事材料與其他民族的材料不同，二層，人類行爲沒有兩次完全相同的。在甲的場合，可以成功的方法，而在乙的場合，或者竟遭失敗。

目的與方法是不能分離的。我們在近年來曾聽見發表了不少的高尚的，引人翹望的理想；可是這些理想，是專爲用來號召，或供人談論，還是爲一旦可以實現的呢？打倒軍閥，裁兵，統一財政，諸如此類的名詞，凡是一個真中國人沒有不是馨香祈禱的。但是如何可以使這些名詞，一個一個的都變成了事實呢？

空虛的理想主義，是沒有用的。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事實是不容否認的真理。我們一方面雖然以有少年的崇拜理想，謳歌理想，但是我們同時還須承認事實，研究並且實行改變事實的方法。徒有目的，不能成功。一切的成功可以說都是屬於知道如何使用方法達到目的的人。

小說

「拿破崙將軍」

范樹

拿破崙將軍是伯父的狗，實在可以說是我的狗，伯父不過當拿破崙將軍年輕的時候，花了一百五十個銅板，把他自賣狗人處買回來，此後教養之責，全係我負擔的，還說不得是我的嗎？而且拿破崙將軍自己也承認是屬於我的，你看他從不去親近伯父，對於我，簡直是如影隨形，寸步不離。只是伯父以人太吝嗇，我幾次請他放棄主權，他都不承認，所以名義上還說拿破崙將軍是伯父的狗。

拿破崙將軍確實是一隻非常之狗，有常狗兩隻那麼高，常狗兩隻那麼長，稱起來，怕不有百十磅重。渾身是黃毛。兩個尖長的耳朵豎在他的頭上。一對銅鈴似的眼睛吊在他的額下。嘴吧深而且大，間或吐出舌子來，你可看見舌上有幾塊黑斑。據說這黑斑塊愈大，性愈勇敢，而他舌上的黑斑塊就很大。他的尾巴，買回時，被伯父斬去了，伯父說：這樣，免得他發生懼怕時有垂尾的表示，啟他狗輕侮之心。其實他就是有尾巴，也不至於垂，因為我從來沒有看見他懼怕過什麼。

拿破崙將軍這名字——不，應該說這頭銜，是我敬送他的。

本來我想上他的尊號為拿破崙皇帝，後來經過仔細的考慮，還是以「拿破崙將軍」為合式。我所以叫他拿破崙，是因為他的勇敢，可以比得上拿破崙；至於不把他叫做皇帝理由有二：一，我覺得皇帝是深居高拱的，門旗開闔，那挺鎗躍馬，身先士卒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將軍；而我的拿破崙，當我家狗羣與別狗開戰之時，總是身先士卒，躬親殺敵。一，我覺得皇帝總是三宮六院，左抱右擁的好色鬼，塞上幕中。佩劍獨宿的不是皇帝而是將軍，而我的拿破崙，從來沒有親近過女狗。我平常對於他的稱呼，因為順口起見，總是叫他為拿破崙。老貴——與我年紀一樣大小替我家牧牛的童子——叫他做將軍，間或又叫他為拿破崙。

老貴很愛拿破崙，但拿破崙看不起老貴，老貴有時拿東西請拿破崙吃，拿破崙竟置之不理；拿破崙的短尾，從來沒有在老貴面前搖過，老貴因此就恨拿破崙了。

那時，我除伏侍我這拿破崙將軍之外，另外還伏侍一位鳳來儀。鳳來儀是一隻女山雞，老貴戲呼她為山雞姑娘的。說起鳳來儀的歷史也很長，老貴在山上拾得一枚山雞蛋獻給我，我就請一位母雞伏着她。二十多天了，還不見破壳而出，但將她浮在水面，她又會左右搖擺。媽媽說：平常的家雞蛋，二十天一定孵化的，為什麼她還不出世呢？我思索了一頓，斷定她因為體質虛弱，無力破壳，於是乎我幫她破壳了。在先，媽媽本反對這和振

苗助長的行爲，後來見我已經破了一個洞，怕我手太重，有傷嫩體，接過去，動手來剝。果然剝開大半個了；也是媽媽因為過於小心的原故，那小動物在壳內一掙扎，媽媽的手一鬆，嗒的一聲，小動物連着那小半個壳，跌到地上了！我這一驚，確實非同小可，按着就坐在地上大哭大喊起來。媽媽也着了慌，趕急弓下身去，把那小動物拾起，道歉似的對我說：「沒有死，哭什麼！」接着就把那小動物，用手盛着，擺在我的眼前，「你看！」起初我不肯看，仍然仰着頭哭，經了幾次的婉勸，稍爲有些轉意了，試把眼瞥一瞥，那小東西當真仍然在動，於是才漸漸的把哭聲停止了。媽媽把那小動物仍然送給母雞伏着，不過我還是執心小動物活不成，一點鐘內，我會把母雞拖開，看了小動物五次。小動物果然沒有死，第二天把她放在地上，她簡直能跑路了。從此，我同老貴很爲忙碌，替她找蚱蜢，找白螞蟻，（她要吃蚱蜢及白螞蟻）連飯都沒有功夫吃，並不大想吃。後來我們自一個老於養山雞的人處得到了製造白螞蟻的方法，我們的工作，才鬆放一點。風來儀因爲一出世，就受了那個挫折，究竟不大肯長，毛色也不潤澤，不過我始終很愛她。

我不滿意於拿翁的，就是他時常欺負風來儀，久不久將她亂追一頓。我曾向拿翁警告了好幾次，他都不能改。不知是拿翁與她有什麼宿怨，還是爭寵，我至今還不明瞭。

現代評論 第八卷 第一百八十七期

一天，風來儀失蹤了！我同老貴找遍了院子裏各處，都沒有看見踪影。媽媽又打發長年阿四到院後山去找，他說是沒有看見。後來老貴很鄭重的對我說：「講起來，你又不信的，山雞姑娘，分明是你將軍吃去了，你還尋她做什麼？我放牛回來，還見將軍嘴上有山雞毛。」我也有些疑心是拿翁害了她的性命。我回頭一看，見拿翁正與致淋漓的站在我的後面。我怒不可遏，順手把老貴手中牧牛的竹枝奪過來，向拿翁的頭上，就是兩鞭！說：「你殺風來儀，我殺你！」拿翁飛奔的逃跑了。

拿翁每夜都在我床前草蒲團上睡的。這一夜，我睡下之後，因爲恐傷風來儀死於非命，翻來覆去，總是睡不安。忽然記起拿翁來了，在枕邊摸着自來火，擦燃之後，探首帳外，看看拿翁在那裏睡了沒有。真是急死我，空空一個草蒲團，拿翁不在那裏了！當即爬起來，點燃燈，走出廳去尋找，拿翁不是分明睡在廳角麼。他見我出來，把頭擡起看了我一眼，又伏下去了。我本來有些悔意，悔日間不該太孟浪，也不仔細考查一下，就輕信老貴的話。老貴是與拿翁不和的，也許日間的話，是老貴誣陷他的。此刻又見他對我也這樣冷淡，更覺得冤屈了他。掌着燈，走上前去，用賠罪的口氣說：「拿翁，還不進房裏去睡！」起初，他不理我，我連說了幾次，他站起來，走到廳之另一角，仍然不理我的站着。我跟過去，他又走了。我只得再向他賠罪說：「拿翁，日間

的事，算是我錯了！我要仔細查一番，假若你真沒有殺鳳來儀，我就打老貴，因為是老貴告你的。」這番話，我申說了幾遍，他似乎已能了解；而且他見我那樣誠懇，數年來的老朋友，也不便過於固執，所以終局走進房裏去睡了。

真是對拿翁不起，當日的事，果是一樁冤獄。或人告知我：原來一位以打山雞爲業的人，媒子（註）死了，不知是那個多嘴，把我的鳳來儀介紹於他，他就叫人設法偷了鳳來儀去；鳳來儀到了他的府上，不肯開口吃東西，幾天就離開人世，全了她的忠節。這當然是後話。而且真不真，也在未可知之例，不過或人這樣說罷了。拿翁未殺鳳來儀，却是真的，後來老貴良心發現了，也告知我的實話，說當日確是扯誑報私恨的，他並未見將軍嘴上有什麼山雞毛。

自鳳來儀失蹤以後，媽媽爲安慰我起見，又格外替我買了一匹黑狗，我與老貴都叫他小黑廝。小黑廝大了，我們仍叫他小黑廝。小黑廝有很多壞習慣，所以我不喜歡他。他頂喜歡嫖，每天在家的時刻極少，滿村去找異性。一天，不知如何被一個人一刀破傷了。

拿翁真是好德性，像小黑廝這樣不正經，他仍然愛小黑廝。小黑廝因爲負傷病倒在廊下，他看護着他，不時用舌尖替他舐傷處的血。小黑廝死的那一天，他還似乎在下淚咧。

我愛拿翁，父親罵我下流，但是經過拿翁救弟弟出水的事以後，父親也愛拿翁了。鄉間多盜，連小孩子也爲盜，六月早稻熟了，小盜們不時携了布袋，悄悄的走到目的地，將稻穗上的穀稈在他們的袋內。午飯時，工人們回家吃飯了，我奉了父親的命令，領着弟弟及拿翁到田間守早稻。走到一條河上，弟弟因爲帶跑帶跳的原故，一失足就跌下河裏去了！當然我是一躍下水，不料拿翁也是一躍下水；我用手抓住弟弟的衣時，拿翁也用口含住弟弟的衣了。這一次無拿翁，弟弟也不至於有生命危險，但拿翁的忠勇，總可以在這一次表現出來了。拿翁的聲譽，從此更大起來，連外祖母也搭信，要我帶拿翁去給她看一看。

拿破崙將軍太好勇，後來他就死在這三字上。村旁的叢林裏，說是來了一隻乳虎，每夜都到村裏來捕獲食物，好幾隻狗受了害了。村人們鳴金聚衆，要去打虎，各人的槍，各家的狗，都拿出來，預備去包抄。他們派代表要求我的拿破崙將軍也加入他們的隊伍。我當然不許，無奈伯父怕得罪他們，又說打虎是應該做的事，要我讓拿破崙將軍去。拿破崙將軍性情也喜歡田獵，近來我久未帶他去趕鷓鴣了，似乎居恆不大自在。今日見村人們鳴槍吹哨，知道將舉行大規模的田獵，他真是躍躍欲試，跑到我面前，短尾巴亂搖，一對前腳撲到我的身上，「猜，猜，猜」的叫，意思是說：「你準許我去樂一樂呀！最好你一同去！」我受了

包圍，不能堅持我的主張了，終於讓他們把拿破崙將軍帶去。只是吩咐拿破崙將軍一聲，『你同他們去，小心一些！』拿破崙將軍在我面前打了一個滾，告別我了，不料這一別就是永別了！

太陽將入山了，田獵的隊伍也回來了；我跑去迎着他們，隊伍中不見我的拿破崙將軍，恰巧遇見借狗的代表之一，我急問：『將軍呢？』他囁嚅着不說出話，另外一位老成而口齒伶俐的村人代答道：『這也是命定的。虎出來了，將軍單獨去追趕，與虎鬥成一團，我們不好開槍打，怕的是傷着他；別的狗又不敢上前去幫助。雖然是乳虎，究竟比將軍力大一點。將軍被咬死，並且被拖入山洞裏去了。後半天我們圍着山洞，想把虎趕出來，他那裏肯出來，我不等他的話說完，一口氣跑回屋裏，尋着了伯父，哇的一聲哭出來。好半日，才一邊吞聲，一邊埋怨伯父，一邊轉述村人的話。伯父的心肝，真是與別人不同，他聽到拿翁的噩耗，並不見有什麼感動，只是說：『不要哭，日後我再替你買一個好的。』接着就是自言自語道：『可惜！至少有五十斤肉！而且那麼肥！』

後來我同老貴商量，我們同拿破崙將軍好了一場，他如今死了，應該替他舉行一個葬禮。不過拿破崙將軍已經被虎吃掉了，葬什麼呢？兩人長久商量之後，決定以拿破崙將軍平常睡的草蒲團當拿破崙將軍，把那草蒲團。老貴捧着鋤頭在前面，我捧着草蒲團在後面，兩人

走過了田腔，到了一個土坡上；選了一塊合式的地方，鋤成一個圓洞，把草蒲團葬下了；上面堆成小小的一個墳；在墳的左右，又栽了兩株桂樹。老貴今日也下了淚。

這已是古時候的事了，去年我由南京葬喪歸來，記起了從前種種，帶着弟弟，想到拿翁的葬處，憑弔一番。到那裏時，當年所栽的桂樹，已無踪影，小墳堆也平得同平地一樣，分不出界限。初意，想把那墳修復起來，繼想那又何必呢！

註 訓熟的山雞，用以引誘山中的山雞。

舊夢（十七）

戀琳

我要裝成再自然一點也不能夠，當我在第一面見到她時想起昨天的我們倆！若非傑克自作小丑，來到我們面前跳着說着，我到結果或者又會忽然逃走了。我感謝傑克的是他說『全是我拉他來』。這話雖不是為解釋我不願來此的意思，但却藉此在她面前暗示若非大哥拉我我也不敢來的意思，因此我見到她就自己也紅了臉來笑我。這種笑就使我感謝天能給我有機會今天見到！

她的笑是明示的心靈。她比我還不容易忘了昨天我們的一切。在寶二墩面前她越來越大胆，我以為我若是寶二墩，已早看出她那眼睛對我望時情慾的火旺盛了。

「我若是，」讓我這樣試想想罷。「我若是立在寶二墩的地

位上，我不是發氣就會動手了！這不是可以忍耐的事！我或者將成那個楊雄所說的老鳥了！或者我將自殺，或者……，總之這樣事總不行的。一個男人他應當有姦嫉——姦嫉雖不是一種美德，可是男子如缺少合理的姦嫉，那不成男子，也不成愛情！」

可是面前的寶二墩却全不在乎，像太放心自己太太，又像以為我年紀太小，不足怕。

關於這一天的事，讓我作為另一個人來描寫這一切一切罷。我願意我能于這個時候，記憶上保留了一部詞典上所有的恰當形容詞，來為這一章生活加以巨細無遺的記述。我不問這是向天堂或地獄走去的路。我不是在要人譚讀與指摘。我為了紀念這柔弱的我，與柔弱的人類，為了追悼這既已消失之感情光彩與顏色，我把我自己的事告白了衆人。罔蛋之極的道德家與批評家，我誠懇的告你們，若我能因供你們用什麼什麼批評方法胡說以外有增加你們理論精澈道德高尚之自尊心，我更將怎樣忠實地來敘述這過去歷史一頁！足成你用唯物史觀或道學觀以及種種偷掠批判學者之盛名，為我所日夜深思的一件事。只要這樣算是可以使你們又有機會來批之評之，能在一般可憐的書官一樣青年讀者面前，博到一些喝彩與一些鼓掌，則我這記錄不為無意義了

這是寶二墩夫人的話；——

「才將是欣賞你的文章，這時是欣賞你這個人！」——

隨即是笑。用笑作結束的話，是可以當作這話說錯了解，又可以當作這話說到一件話外話解。小物件把兩樣全想到了。他為那「欣賞你這個人」的一句話，把心放在一個不可言說的意境裏去。

他覺得這溫柔，與一點浪漫，合並在一塊，便成了「一種不可抵抗的誘惑。」

幹嗎說「欣賞你這個？」……」他想這一句話若是用到只有他兩個人在一處時的影響，便對她笑了。

她知道這笑的。他也明白她知道。

在他那略近于愚的頭腦中起了這樣不與目下情形相稱的幻想，他忘了是在一個哥哥與一個對象的丈夫面前！她想到：——

「問她怎麼樣算欣賞你這人？……不答是自然。但不答是而成的，總要說。那就在紅臉以前先說這只是看看而已。

……看看嗎？看什麼？……啊啊，所看的決不是臉與鼻子，也不是手，不是腳，是……而且，這便是奇蹟之一，奇蹟不是古董，看以外還要——」

懷着無所托詞的鬼計外露而恐懼的他，不待主人來謙讓，便坐在那客廳中正面沙發上了。他沒有把長衫解下，主人雖然再三說寬裝，也沒有實行。

他見到她在一旁立着笑，便輕輕嘆氣，爲自己可憐。然而也就笑。他所笑的是自己無從明白這笑他的人心中所想的正如何可笑，然而又像太容易明白了。總之這是一羣瘋子，在各人心中，此時所有的是情慾的洪流，潰決只旦夕間事。

他警戒自己，說，「朋友，你應當知道自己多一點，這玩笑太開大了也難于善後。」那心中的另一個他便奮然反抗，「看看這潰決以後的波瀾，也是一驚心動魄壯觀！」

是的，那一個他也承認這是一個壯觀。這大舉又只是在自己的一句話或一個動作之後，便豁然呈現于眼前了。

他等她來，他決心在應當由自己幫同找尋這機會時，他便再不儘她一人在這期待中徬徨了。她沒若伸手，說，一同跳下這谷裏吧，他就先跳。明知要折肋骨或摔斷背骨，他也決心跳了。他還以爲在自己跳以後還可以看到這女人跳下時的神氣。

他就是正爲要明白自己的神氣與他人神氣，才作這冒險的預備。要戀愛，要與女人去接近，還需要一個比親嘴一類還來得頑皮的融洽，這小物件的慾望的向前，全是好奇罷了。

她借故送一本雜誌給他看，便坐到他附近。

把雜誌上文章指點給他，她問這是甚麼意思。

文章是小物件作的。說如何期望同一個女人要好，且如何的在這一個女人面前害羞，……還不到終局！雜誌是北京一種定期

半月刊，要下半年才能明白的。

她問他，「這個是誰？」

「你說是誰？」而意思是說「你猜吧——還要猜嗎？」

這時寶二墩有客來，先問他願意不願意見這個客，他說不。她把他引進去。這一進去，便可以看出那雜誌上還不會結局的文章情形了。

明知是那個作哥哥的與丈夫的在會一個潤人，她一轉客廳的門角，便把手捏了他的手。他是被拖進去的。

「我要明白你這是甚麼時候寫的？」

「是先寫，到後就有這會事出現。」

「說鬼話！我要明白這結局，你大哥也說，且先同我猜過了。」說「你大哥」是指寶二墩。

寶二墩來猜這結局，真是妙事！他想着，這無意中成了眼前實事，心想若是趕及及，回頭寫信告雜誌編輯人，下期待另外作一續稿了。

說是要明白結局，他向她，「這是指文章還是指……」

「你說！」（未完）

荷花池頭（二）

劉開渠

有好幾次，在門口遇見她去學校裏，她很親切的，叫一聲

「先生」過去了。

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沒有課，早八點起來，就去錢塘江邊畫畫。上午畫了一張，下午畫了一張，到四點鐘才回來。剛到門口，看見她坐車過來。她說：「先生去畫畫了嗎？」「是的，去錢塘江邊。一共畫了兩張、沒有事體，就停一回，來看看好嗎？」我說過後，她果然叫車停了，下來一同走進我的房裏。我又拿了許多畫片給她看，談了半點鐘，她說怕母親等急了，所以要趕着回去，不然還願意多談一回咧，「以後有暇，常來談嗎？」當她上了車，我對她說。她在車上回頭向我點了點，微微的笑了笑，說是願意常來領教哩。

三月二日

嫂嫂來信說我爲什麼寫給她的信少了，不是得罪了我嗎？她那裏知道，我心裏一天只在念着方女士，那裏還有心，還有空給她寫信呢？今天早上回嫂嫂一信，說是學校的課加多了，所以沒有工夫寫信，請她原諒。

三月三日

方女士今天邀我到她家裏去。在她那兒吃的午飯，她的父親現在江蘇督軍署做秘書，據她母親說，是性情不大好的一位老人。母親很好，哥哥也在外邊作事，弟弟十四歲，在初中讀書。

她的母親說：「黛瑛（方女士的名）到很能用工，請先生格外教她，也許將來能有點成績。」我接着說：「黛瑛對於藝術特別有天才，將來能成有名的女畫家，那是不必說的了。我教她，却是很不敢，我做她的先生，其實我們的年歲差不多，那兒敢說教她呢？不過彼此幫忙研究罷了。」「先生太客氣了」，她的母親又說。方女士看見她母親同我謙來謙去，祇是笑，她母親回頭罵她，說她不知道對先生的禮節。我臨走，她母親說，可以常到她家去玩，好在住的很近，不到十分鐘就到了。

三月十五日

一個多禮拜一來，真是愉快極了，天天連日記也不想記了。舊曆十五日夜，與黛瑛一塊在湖上遊船。西湖不比北京的北海，到十二點還有人遊，西湖每日八點以後，就沒人了。我們乘一隻船，在微波的湖上漂着。由研究藝術談到一般學問，由學問又談到現代青年，談到了青年，又談到社交問題。彼此的意見，差不多完全一致的。

她說：「已前我總怕坐船，老怕掉下去，淹死了，今天却奇怪，一點不怕了。」「我也是頂胆小的，一個人夜裏總不敢出門。現在坐在這船上，不唯不怕，像似覺得有了最大的依靠，簡直是放心了。」方女士笑了，我也笑了。

十四晚（舊曆十八日），天很黑，與黛瑛一塊由岳墳湖口，

坐船回去。到了湖中，她說『啊！我跳進湖中去』，我趁勢的把她摟在懷裏說：『我們一塊跳下去罷。』她很嬌的說：『啊啊！不害羞，先生把學生摟在懷裏』，於是用兩手輕柔的捏着我的兩頰，我低頭在她的臉上。說：『黛妹！我愛你！』去吻她的香唇。她兩手緊抱着我的頸項說：『我也愛你！』

快到岸了，她由我懷裏起來說：『不害羞的先生，去罷。』我送她到四條巷口，回來睡了。

嫂嫂又來了信，報怨我不寫信給她。

.....

久君由懷裏拿出這幾頁被火燒剩的，不完全的日記給我看，說是弟弟到了杭州，漫漫的，給他們的信少了的道理，原來是得着了愛人。沒有空寫信給別人了。

大約是在弟弟死前一禮拜嗎，南京督軍署發生了一點事體，一位姓方的秘書被免職。原來這位方秘書，就是方女士的父親啊。你看這信封是方女士給弟弟的，是他在未燒着的衣袋裏找出來的：

『啊！芙哥！這時真不知你如何難過咧？我恨我無能，我恨我不能立即飛到你那兒，去安慰你，去與難過的芙哥一塊痛哭。啊！你不要痛苦！不要痛苦！你不痛苦嗎？』

我父親在南京被免了職，所以昨天晚間突然的回來了。本來他的性情就不好，又在這被免職的時候，所以格外對於什麼人都發氣。我們的事體，不知道他如何已知道了，今天一早就把我大罵一頓。唉！那些不三不四不是的話，真不是一個做父親的人應說出來的。但是芙哥！如何是好呢，還有更不堪的事體發生，就是他對我說：『你不用胡鬧了，跟什麼先生講戀愛。我在南京已給你訂了李秘書的兒子，明天就打電，讓他們來接你去好了，……』我真氣死了，氣死了。

他正在這氣的時候，你來找我，他益發氣了，我在裏邊聽的很清楚，他在門口給你大鬧。是不是呢？唉！究竟如何是好呢？上回你說一塊去北京，我當時答應了，可不就好了嗎？芙哥！我真對不起你，我真該死，該死啊！

『珠。』

到了六日，方女士又有一封信給弟弟，自那位方秘書回來以後，他們像是一次也沒有見過了。這封信，可惜被燒去了很多：

『芙！芙！……信收到了嗎？你千萬不要難過。我一想到你一個在那兒哭泣，我就心痛的，像是馬上要死過去，……事體更糟了，說給我訂了什麼李家，竟是真的，今早並且打了電去，要李家的孩子來。……我見什麼姓李姓張的呢。我心愛的芙！芙啊』

！聽我的話，聽我的話，趕快離開這兒吧，免得他們害你。我除我的美外，我不知道世界上有第二人。啊！等罷！等姓李的來罷。……看他把我怎麼樣。」

你不要難過，聽我的話，聽你心愛的人的話。……

柔六日早。」

久君說：「慘死的事體就這們發生了：那姓李的果然於接到電報後，就由上海來了。方女士自然不能忍受，於是在七日晚間，就以刀自殺了。」

本來是情迷，柔弱的弟弟，一聽見方女士的死，跟着於八日夜也自焚了。臨死還留了幾句話給我，你看吧：

「親愛的嫂嫂哥哥，萬想不到你們的弟弟會自殺。啊！自殺是自殺了。什麼原因，什麼事體，更不要留給你們一點痕跡，使你們永久爲死者傷心。我要死，這一定要自家燒死的，就是柔所有給我的衣服，信件，我要帶去，通通帶去，所以我不能不把牠們一齊點火燒着，我倒在牠的火焰裏邊，讓那熊熊的煙氣托着我，我帶着那些火灰，一齊去追我的慘死的珠嚨！啊！珠！不要難過，慢走啊！你的美就來，就來伴你了。」

美弟死前留言。」

十七年五月六日

夏夜

王佐才

夜已到了人間，滿院梧桐的葉子彷彿睡在那裏，全沒些兒涼意。這梧桐，在這時間，真是一個狹籠，怎關得住熱情衝激的「我」呢？

繞過了曲折的小徑，我走上這石橋。幾點浮螢親吻着水面，溫慰着河水的孤寂，有時也飛近我身邊，指示我的前途。走下了橋，我凝神的前望，田中的菱葉，暗沈沈的，鬱森森的，依稀可以辨認。這時已有絲絲的涼意。

我坐在田畔的木欄上，閉眼沈思。田蛙聲，草蟲聲，柳風聲，琴聲，同時在我耳根縈繞。

我聽了開開的蛙聲，我想見了拖泥帶水的田蛙仰首高臥的形態。田蛙聲是單調的，可是有它的和諧，有它的深意。我知道田蛙是在喚醒周圍菱葉的愚頑，不要留戀於夜的安穩，拋棄了他蓬勃的願望。

河邊的草沈睡着，螢蟲飛過，照見了他的夢境。草葉上的小蟲斷續的鳴着，那有些兒猜忌，怨憎，妒恨。草蟲鳴的激越悽壯；草夢醒了，拂去了身上的夢氣息，和夜風抗爭。

風吹過河那邊琴室後的柳樹，幽微蕭寥的聲音在柳梢頭縈繞，迂旋。柳風聲中，不聽見白天的塵囂，不聽見弱者的哀吟；就在琴室發出的燈光中，我見了柳條舞弄着天地給他的體態，是多

麼嬌媚，綽約。

然而琴聲呢？雖然有時如汨汨的江水，在我只感到萍葉捲在滾燙中的不幸；雖然有時如萬壑風鳴，在我也只覺得山嶽似在震撼的。我又聽到了戰場上的搏鬥聲，病榻上的呻吟聲，命運之輪底下的掙扎聲……

我情緒緊迫了，思潮奔湧了。田蛙聲，草蟲聲，柳風聲，依然保持着它們的和諧，然而琴聲亂了，終於突然的靜止，我仍走回我的狹籠；為要求涼意去的，歸來時，四圍的熱氣攪和着我的悲思重壓在我身上，心上！

一七，五，二八。

本刊第六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合訂本雖已出到第六卷，但第一卷至第五卷現在多已售罄，只有第六卷合訂本尚有存本，然存數亦不甚多，一經售完，即不再印。愛讀本刊諸君務請勿錯過最後購閱之機會。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

本刊第三週年增刊出版了

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

賢明政府的立脚點

婚姻的制度問題

關於官廳會計的幾個問題

中國勞動運動

廢止中國字·用拼音文字

中國的新教育

廣州大火下的日記

菩提達摩

法國近十年來的戲劇新運動

中國音樂與日本音樂之關係

她們的他（戲劇）

巴黎的判決（小說）

絮絮（詩）

文亞峽（詩）

心靈像蘆葦（詩）

全書共計一百二十四頁

定價大洋四角

周鯨生

平心

燕樹棠

楊端六

樊弘

彭學沛

莊澤宣

振聲

胡適

袁昌英

歐陽予倩

凌淑華

西滢

甲辰

徐志摩

金髮

新月書店一週紀念

陽曆六月十六日起一個月

贈送書券

(每滿五角贈券一角)

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出版

-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臆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 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漢口、天津、北京、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 國外匯兌部 各種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匯 購買各種票
 -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各種買賣各國貨款
 -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路十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漢口行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